

得知滑稽大师王双庆离世，感到有些突然。他的身体一向不错，退休以后还经常在舞台和电视中露面。尽管近年来他以教学为主，总觉得他还会持续不断地给大家带来笑声。他从查出重病到去世，才短短的半年，令人唏嘘。

王双庆的舞台表演以冷面滑稽著称，而他勤于笔耕的内秀，知道的人可能不多。这里说一段我与他的交往。

大约在 1996 年，我工作的《东方城乡报》开办一个周末版，我负责编几个版面，其中一个“幽默文摘”，内容为中外幽默和笑话的荟萃。因几乎全是摘录的资料，感觉“现时”的分量不够，于是想请一位大家来“镇版”。请谁呢？这时有同事说，以前王双庆曾为我们报纸写过稿，文字幽默风趣，他本身又是位滑稽大家，肚子里肯定有许多笑料。于是领导决定由我与王双庆联系。

接通电话，王老非常客气热情，欣然答应为我们的版面写专栏。他说：知道你们的报纸是面向上海广大郊区读者的，郊区老百姓特别喜爱沪剧、滑稽戏，我平时积累了许多笑料，正好派用场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版面左上角的头条位置，为王老开了一个“笑口常开”栏目，并请画家配了一幅王老的漫画。每周一篇千字文，王老不仅按时寄来（那时还没用电脑），而且文字书写工整，行文流畅，笑料百出，很受读者欢迎，而我每次一收到他的稿件，就迫不及待地展读，幸运地成为他的第一读者。

在经常与王老联系后，我问他：你文章中那么多的往事趣闻，写来都活灵活现，历历在目，是怎么做到的？原来，王老出生在一个富裕之家，他读书时一直喜欢语文，后来因为热爱滑稽戏，才拜姚、周为师，走上滑稽演员道路。由于语文功底好，又喜欢动动笔头，长期以来，王老养成一个习惯，平时只要一听到有趣的笑料，就马上掏出笔记本记录，长年累月，这样的笔记本已积了好几本。王老说，这对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很有帮助，他自己创作的滑稽戏《看电影》《打电话》等，素材就来自于这些笔记本。现在报纸上的专栏文章，也得益于此。原来，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幽默笑话，是王老几十年的用心积累、辛勤笔耕、厚积薄发啊！

与王老联系的次数越多，越感到他是位和蔼热诚、平易近人的老人，一位邻家老伯伯，一位真正的艺术家。他曾寄给我一张他的签名照，他还关心询问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情况，令我倍感温馨。一次，为了稿件的事，他打电话到我家，我正好外出（那时还没有手机），由我女儿接的电话。回家后女儿对我说，刚才一位老伯伯来电话，老客气的，问我：小妹妹，你爸爸在家吗？还和我说了些老辈老开心的话。我对女儿说，他就是你在电视里看到的王双庆老伯伯。这次王老去世的消息，也是女儿上网第一时间告知我的。

后来，因为我们的报纸改版，“幽默文摘”停办，而与王老的这一段交往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谨以此文纪念。

游子身上衣

——孟郊的游子吟
与舒曼的梦幻曲

蔡西民

“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。”

诗从肺腑来，梦幻曲音从血中生。至真至情的深厚感情在诗中表达得如此真切。舒曼的梦幻曲唱的是对童年时光的回忆，情趣盎然。

在一个清晨，他出生了，他看到一个蓝色的天。

他在天之中，云就在他的耳边，他的嘴上，就在他的小手里，他感到天就挨着他。

天就是妈妈。

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片云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云一样是一个象征。

山林充裕，港湾平静，旅人走在阳光下，守望站在榆树边。

每天我们都走在那条长长的路上，每天我们都在朝着家里走。可童年的远和近，何时才能说得清呢。

那幻想的影子，从河上走过。

待到雪花纷飞，你为什么还不回家？



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，那年根据巴金先生名著《寒夜》改编的电影正式公映，那年我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，我父亲年年冬天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。老慢支顽疾，冬天是最难熬的。这年，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病情稍有好转，由重病室转入普通病房。那天，晚上轮到我陪夜，吃完晚饭，我帮父亲盥洗完毕，对他说，离医院不远的“红都剧院”（百乐门）放映电影《寒夜》，正好有夜场，您先睡，我看完电影就回来。父亲点头答应，去吧。

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从医院出来，这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，路面积雪渐厚。顾不得脚上鞋子湿透，走进电影院，买了晚九点三十分最后一场票，真是寒夜里看《寒夜》，场内观者寥寥无几。那时正值开放之初，看电影差不多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，要是在白天非得等退票不可。

想到父亲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我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不过电影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巴金小说原著我读过，电影的直观表现令人的感受更加强烈。由许还山、潘虹扮演的男女主角，把世道纷乱，夫妻间的焦虑困顿，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看完电影，我便急着往医院里赶，上海的雪夜，寂静得令人发怵。父亲睡着了，我趴在病床边，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还是《寒夜》里那一幕幕。不知不觉

土布，是过去年代农村最大众化、最实用的衣料。农家人自纺、自织，代代相传，在崇明是乡亲们祖祖辈辈的传家宝之一。

据记载，崇明土布起始于元末明初，至明朝中叶时已十分兴盛，每年都有数十万匹土布外运。到清光绪年间时，崇明土布的生产数量急剧增加，每年运至外地销售的布匹达二百五十万匹之多，成为继松江、江阴后的土布生产第三大县。

小时候，我们是穿着土布衣渐渐长大的，直到上世

纪 80 年代，社会工业经济发展，土布才逐渐淘汰，被工厂机织布所替代。不过，我们虽然已穿机织衣裳，但不少上年岁的乡人还是一身土布衣着。过去，土布一直是区别城、乡人的外表标志。计划经济时期，机织布料供不应求，只能凭布票限量配给。这时，农民倒不愁，因为自家的土布能自给自足；苦的是城里人，尤其人口多的家庭，有限的布票很难解决一家大小的衣着。于是，不需布票的土布成了城里人的抢手货。如果农家人给城里亲朋好友送上一段土布，真可谓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。

土布，是以棉花为原料，用土织机制成。它看似粗糙，实则色着鲜明、放达，以青、蓝、黑、白为主；布纹品种生动多样，有双线、方格、回纹、鱼鳞、雁行、蚂蚁和芦席纹等，既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又有生鲜的视觉效应。最主要的是，土布质地结实耐用，具有冬冬保暖、夏天吸汗的特

点，穿着舒适，按现代时髦的说法，绝对是绿色的、健康的，因而受农家人喜爱。

土布，也是当年农村妇女们的拿手好戏、看家本领，个个都会做。乡间有句俗话，叫做“一瓢棉花做到头”。即到擀棉花条起，直到纺纱、浆纱、织布、做衣等全套功夫。这是乡村考量女人能干会做、聪明灵巧的最重要标志之一。在乡间，女孩从十三四岁起，就会跟着大人学纺纱、织布，一直到二十多岁，都能织上十几个，乃至几十个布墩。姑娘出嫁时，谁织的布墩多、布纹花色多，就能表明谁家富足，谁家姑娘心灵手巧、勤快，土布嫁妆成为新嫁娘贤能的象征。成年的农村妇女更是一年四季，从不停歇。男人们忙农田活，女人们就在家忙纺纱，这是织土布的头道工序。接下来，最可观的场景要数“经布”了。那“经布”实际上是“经纱”，那几十丈的纱攀了一场心，“哗啦哗啦”地牵

过，又“哗啦哗啦”地牵过去，那扇形的缕缕棉纱，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白的，五彩缤纷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那时候，真是干不完的活，纺不完的纱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纺纱车忙个不停。

我小时候，记得吃完晚饭后，母亲便早早坐在纺纱车旁忙碌，她右手缓缓地摇着手摆，左手中的棉絮条在指间摆动着，均匀的白纱迅速吐了出来。随着转轮的转动，纺车发出嗡嗡的响声，声音时急时缓，时高时低，我们常伴着嗡嗡的纺纱车声进入梦乡。

冬季来临，棉花全被收摘以后，妇女们更是手脚不停，整天待在土布机跟前忙上忙下，专心织布。此时，满宅满院响起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布机声，悠长而高亢，如一架架钢琴在演奏动人的奏鸣曲。那声音是肃穆的、深远的，有点古朴、有点雄壮，让人想起坚韧的生命力量和坚实的劳动底气，也让我在心田里永远留存乡思的空间。

生中最快乐的日子（可惜非常短暂），就是在那样的土地上度过的。”“……我们兴奋地谈论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……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，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。”可见泉州之行对巴金创作的影响之深。

巴金先生对泉州、对黎明大学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。后来，他虽不能再到泉州，但依然十分关注泉州和黎明大学的发展。他曾向黎明大学图书馆赠送图书共 11 批 7073 册，这批图书目前收藏在该校图书馆中，而巴金先生的手稿则由该校的巴金研究所收藏。

明日介绍西江千户苗寨。

究问篇载：子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

此章无需注释，意思十分明白：贫穷而没有怨气，很难做到；富贵而不骄傲，相对容易做到。

愚以为，孤立地看待此章，孔子只是描画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，或者说一种人生状态。应该说，其中并无明显的价值判断。过了差不多两千年，元代一位学者说：“察天下之贫者，万中实无一二无怨；观天下之富者，十中须有二三无骄。以此推之，足以知无怨为难，无骄为易也。”（《论语集释》）此种现象或状态，于今亦然。谁都见到、听到绝大多数穷人多怨，怨天，怨地，还怨命，怨政府，怨领导，也怨自己；许多富人无骄，始终兢兢业业，谨慎前行，乃至发悲悯之心，做慈善之事。

为何如此？孔子未说，但所有人都知道最基本的缘由。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齐相管仲说：“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（《管子·牧民》）此语流传甚广，引用又多。它道出一个朴素的真理：吃饱饭是第一位的。对饿肚子的穷人来说，不解决吃饭问题，而大谈荣辱和礼节，大谈道德和修养，毫无意义。占社会大多数的穷人（几千年来到目前为止，一直如此），或生活困难，或心中不平，而有怨言怨行，实在是自然而然。富人拥有丰厚的金钱和物质财产，衣食无忧，不仅无忧，而且光鲜，于是不管是出于他们内在的良善之心，还是出于外在的社会要求，做到无骄，相对容易得多。

管仲所言之理，孔子当然知道，他有博大的胸怀和深刻的思想，何尝不希望人们都富裕起来？但那只是一种“小康”进而“大

同”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的理想，不要说孔子之时，就是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，也远远没有达到。

有个问题必须厘清。民众之怨与个人之怨不可简单相提并论。民众之怨是大多数人共同情感、意愿的一种表达，反映的是整个社会问题，所以成为社会某种变动的前奏曲。个人之怨缘由可能更复杂，但其社会意义却极简单，甚至许多个人之怨并无多大社会意义。

分析“贫而无怨难”，亦必有民众贫而无怨难与个人贫而无怨难之别。

或许，孔子想说的是个人贫而无怨。他劝告弟子们秉持“无道则隐”（泰伯篇）的信条，退到独善其身，追求个人的内心平静，以及保全自己的信仰和志向。因为，怨气、怨恨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而且对自己身心有损。

一个人做到贫而无怨，自然很好，但还不够。学而篇载，子贡问老师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事实上，子贡认为这已是修养的最高境界。孔子回答他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穷而有骨气，不谄媚，不奉承，已经值得充分肯定，但还只是“君子固穷”（卫灵公篇），而“贫而乐”已超脱于贫穷，已无贫富之心，其精神已处于形而上的境界。孔子众多弟子中，只有颜渊一人，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（雍也篇）。

贫而无怨难，贫而无谄亦难，贫而乐最难。虽难，毕竟可以达到。有志者去做就是，不必在意外界的任何反应。

崇明土布忆旧

郭树清

纪 80 年代，社会工业经济发展，土布才逐渐淘汰，被工厂机织布所替代。不过，我们虽然已穿机织衣裳，但不少上年岁的乡人还是一身土布衣着。过去，土布一直是区别城、乡人的外表标志。计划经济时期，机织布料供不应求，只能凭布票限量配给。这时，农民倒不愁，因为自家的土布能自给自足；苦的是城里人，尤其人口多的家庭，有限的布票很难解决一家大小的衣着。于是，不需布票的土布成了城里人的抢手货。如果农家人给城里亲朋好友送上一段土布，真可谓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。

土布，是以棉花为原料，用土织机制成。它看似粗糙，实则色着鲜明、放达，以青、蓝、黑、白为主；布纹品种生动多样，有双线、方格、回纹、鱼鳞、雁行、蚂蚁和芦席纹等，既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又有生鲜的视觉效应。最主要的是，土布质地结实耐用，具有冬冬保暖、夏天吸汗的特

点，穿着舒适，按现代时髦的说法，绝对是绿色的、健康的，因而受农家人喜爱。

土布，也是当年农村妇女们的拿手好戏、看家本领，个个都会做。乡间有句俗话，叫做“一瓢棉花做到头”。即到擀棉花条起，直到纺纱、浆纱、织布、做衣等全套功夫。这是乡村考量女人能干会做、聪明灵巧的最重要标志之一。在乡间，女孩从十三四岁起，就会跟着大人学纺纱、织布，一直到二十多岁，都能织上十几个，乃至几十个布墩。姑娘出嫁时，谁织的布墩多、布纹花色多，就能表明谁家富足，谁家姑娘心灵手巧、勤快，土布嫁妆成为新嫁娘贤能的象征。成年的农村妇女更是一年四季，从不停歇。男人们忙农田活，女人们就在家忙纺纱，这是织土布的头道工序。接下来，最可观的场景要数“经布”了。那“经布”实际上是“经纱”，那几十丈的纱攀了一场心，“哗啦哗啦”地牵

曾坐了筏子在海上看星星。我也曾跨过生着龙舌兰的烦垣。我也曾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。我也曾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，捧着大把的龙眼剥着吃，走过一些小村镇……”这是巴金先生在他的散文《月夜》《黑土》中展示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泉州风情。

巴金在 1930 年至 1933 年三次寓居泉州期间，不但创作出小说《父与女》，回到上海，又写成中篇小说《春天里的秋天》以及散文《南国之梦》等作品。

尽管巴金每次来泉州的时间都很短暂，但他对泉州的风土人情却十分深刻。在散文《黑土》中，他写道：“的确，我们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我一

崇明土布忆旧

郭树清

纪 80 年代，社会工业经济发展，土布才逐渐淘汰，被工厂机织布所替代。不过，我们虽然已穿机织衣裳，但不少上年岁的乡人还是一身土布衣着。过去，土布一直是区别城、乡人的外表标志。计划经济时期，机织布料供不应求，只能凭布票限量配给。这时，农民倒不愁，因为自家的土布能自给自足；苦的是城里人，尤其人口多的家庭，有限的布票很难解决一家大小的衣着。于是，不需布票的土布成了城里人的抢手货。如果农家人给城里亲朋好友送上一段土布，真可谓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。

土布，是以棉花为原料，用土织机制成。它看似粗糙，实则色着鲜明、放达，以青、蓝、黑、白为主；布纹品种生动多样，有双线、方格、回纹、鱼鳞、雁行、蚂蚁和芦席纹等，既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又有生鲜的视觉效应。最主要的是，土布质地结实耐用，具有冬冬保暖、夏天吸汗的特

点，穿着舒适，按现代时髦的说法，绝对是绿色的、健康的，因而受农家人喜爱。

土布，也是当年农村妇女们的拿手好戏、看家本领，个个都会做。乡间有句俗话，叫做“一瓢棉花做到头”。即到擀棉花条起，直到纺纱、浆纱、织布、做衣等全套功夫。这是乡村考量女人能干会做、聪明灵巧的最重要标志之一。在乡间，女孩从十三四岁起，就会跟着大人学纺纱、织布，一直到二十多岁，都能织上十几个，乃至几十个布墩。姑娘出嫁时，谁织的布墩多、布纹花色多，就能表明谁家富足，谁家姑娘心灵手巧、勤快，土布嫁妆成为新嫁娘贤能的象征。成年的农村妇女更是一年四季，从不停歇。男人们忙农田活，女人们就在家忙纺纱，这是织土布的头道工序。接下来，最可观的场景要数“经布”了。那“经布”实际上是“经纱”，那几十丈的纱攀了一场心，“哗啦哗啦”地牵

曾坐了筏子在海上看星星。我也曾跨过生着龙舌兰的烦垣。我也曾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。我也曾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，捧着大把的龙眼剥着吃，走过一些小村镇……”这是巴金先生在他的散文《月夜》《黑土》中展示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泉州风情。

巴金在 1930 年至 1933 年三次寓居泉州期间，不但创作出小说《父与女》，回到上海，又写成中篇小说《春天里的秋天》以及散文《南国之梦》等作品。

尽管巴金每次来泉州的时间都很短暂，但他对泉州的风土人情却十分深刻。在散文《黑土》中，他写道：“的确，我们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我一